

分钗半钿尽生尘

——谢稚柳先生的艺术观

徐建融

陶园，仅两间之隔，朝夕相见，谈诗论书。见谢老的诗仿长吉、义山体，沈先生便告诫他：“不要专学长吉、义山，还要研究一些宋人的诗。”谢老自述这一告诫使自己“获益匪浅”，所以，嗣后的诗风便倾向于宋人的自然平实，以“真切感受”的说理明事为旨，尤其是论说画理。而就我所见到过的谢老题画诗、论画诗，包括“诗钞”所收入的和失收的，这首《题梅竹双清图》堪称第一；所以，“诗钞”的失收，实在是非遗憾的，而责任主要在我的疏忽。

题诗未落年款，但从画风看当作于1950年代。而从诗意来分析，又与新中国所倡导的文艺思想相合拍。因为印刷品甚小，所以我就把它抄下来并画册一起拿给谢老求教。谢老明确表示，画作于1955年，卷后拖尾上还有他1990年在香港见到此画后应藏家之请所作的题跋。诗则是他30岁上下时写的，表明他对于中国画传统审美的认识，开始由早年的倾慕明清文人画转向唐宋的画家画。

首句讲梅花在三九严寒时的绽放，完全是自然如此的自然现象，而绝非历代文人自鸣清高地认作是因为遭到群芳的妒忌迫害，或为了嘲弄众香的趋炎附势。如陆游的“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，王冕的“冰雪林中著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”，或李方膺的“清香传得天心在，未许寻常草木知”。

第二句借用了《维摩诘经》中“天女散花”的典故，意谓心无俗念则花不沾身，而孤芳自赏恰恰是最大的其俗人骨。亦即黄庭坚所说的平居无异俗人，此不俗人也；平居大异于俗人，此真俗人也。

最后两句则由附注点明：林逋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当然是千古传唱的咏梅名句；但“梅妻鹤子”的风雅标榜实属亵渎人情物理的

画蛇添足，不值一晒！

青原惟信禅师云：“老衲三十年前未参禅时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；及至后来亲见知识，有个入处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；而今得个休歇处，依然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。”英国文艺批评家罗斯金（Ruskin）则说：“我们有三种人，第一种见识正确却没有感情，对于他，樱花就是樱花，而是一颗星或一位被遗弃的少女；对于他，人见识正确又有丰富的感情，对于他，樱花永远是它本身那么一件东西，一枝小花，从它简明的连茎带叶的事实认识出来，不管有多少联想和情绪纷纷围着它。”——结论：“这三种人的身份高低大致可以这样定下：第一种完全不是诗人，第二种是二流诗人，第三种是一流诗人。”

准此，在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画的比兴传统中，对于梅花乃至一切自然造物的审美，撇开释粹实用的图谱不论，明清文人画家便属于“第二种人”。梅花到了他们的笔下，被愤世嫉俗、高自标置到曲折支离，实际上物本无与，全是文人的的一厢情愿。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龚贤曾为此专门撰写了一篇《病梅馆记》，认为梅花的自然本性是正、直、密的，但当时“文人画士”的“孤癖之隐”偏偏以此为俗，而以欹、曲、疏为雅，乃“斫其正，鋤其直，删其密”，“遏其生气”，遂使天下之梅，尽为“病梅”，“文人画士之祸之烈也，至此哉”！

“忽漫赏心奇僻调，少时弄笔出章侯”。谢老的绘画，是从梅花开始的；而他的画梅，则是从陈老莲（章侯）开始的。陈氏的梅花，恰恰是明清文人画“病梅”的典型：粗干细枝，盘曲残缺，坎坎坷坷，节节疤痕，伤痕累累，冰心点点。谢老的画笔，直到30岁前后，无论梅花还是其他花卉，包括书法，几

乎全出章侯一脉。而他对象侯的推崇和痴迷，尤其可以从他25岁所撰的《陈老莲》一文看出，“固以天胜，然各有法”，简直集古今之大成，无与伦比！当时，张大千知道他痴迷章侯，所以每见到陈氏真迹，便拷贝一份白描供他借鉴。这批张摹陈老莲的白描稿，谢老曾给我欣赏过约有六七件。因为上面没有钤印，而大千弟子顾福佑手里保存有部分乃师的早年印章，顾去逝后归其女婿马燮文所有，而马与我相熟，所以还曾拿去马家加盖了大千的印鉴。

1937年清明后一日，日寇侵华形势严峻。谢老在南京吊明孝陵，“念离伤乱，其心实悲”，赋《瑞鹤仙》一阙（亦“诗钞”失收），末有句云：“土花凝碧，南枝破寂。疏影荡，玉箫幽。怕澹妆轻委，分枝残细，流怨裁冰笔。休唤醒，沉梦逋仙，旧情总别。”翌年寓重庆，作陈氏画风的梅花一幅并题此词。到1941年作《杂画册》，还是陈氏画风，其中梅花一开上题词，即《梅竹双清图》上的那首，但无注，证明谢老回忆诗作于30岁前后是完全准确的；同时也说明从此时开始，谢老对陈氏的孤僻画风已经有所反思，由“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”逐渐转向唐宋画“粉饰大化，文明天下，观众目，协和气”的“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”。所以，从30岁到40岁之间，谢老的画笔中老莲体和唐宋风是并存的。直到40岁之后，才最终告别了老莲体，但书法的老莲体一直保持到60岁前后究心张旭《古诗四帖》之前。且看其此际所撰《水墨画》一书中对陈氏的评价：“他对于一些形象所须强调的动态和神情，在他的脑子里又是怎样的一种幻觉啊！”“他的这种迂怪的个性表现，是不足为训的。”他对梅花的欣赏，便由陈老莲为代表的“第二种人”的“病梅”，彻底转向了“第三种人”的健梅。扩展到整个中国文艺包括绘画审美的认识，便

是以唐宋画为中国画优秀传统总体上的“先进典范”“先进方向”，而明清画纵有个别的天才杰出，整体上却“已如水落花谢，春事都休了”！

三

展开见证谢老画学思想转换的《梅竹双清图》画卷，引首是陈佩秋先生的题语：“梅竹双清。高花阔健碧。”虽未署年，从书风看应为1990年前后，与谢老同赴香港时所题。

画面上，谢老题款的书风虽然仍是老莲体，但画风却从老莲的迂怪幡然改图，归于平正。行干出枝，长条挺拔，刚健婀娜，梢头更见弹性，似微微颤动；盛开欲放的花朵、花蕾，疏疏密密，正反侧地点缀在枝头，与宋人杨无咎的画风若合符契，而更得之于生活真实物理、物性、物态的观察剪裁。一种疏影横斜、暗香浮动，散发着大自然的清新，夺造化而移精神，绝去文人画屈曲贫病的愤世嫉俗、怨天尤人。

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。相比于其早年同样题有此诗的梅花图，不仅形象、骨气、用笔由陈老莲的“病梅”转向了宋人的健梅，更在梅香的后面撒出了一片娟娟净秀的竹影；画法一变明清文人画个字、分枝、介字的程式化、符号化，学宋人徐熙、文同的“胸有成竹”而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。

抗战期间，谢老寄寓重庆江北苍坪街，屋后一片竹林，吟风簌月，露涵雨洗，天天耳濡其声，目染其形，心悟其神，于画竹之道竟一超直入，秀出千林。龙须半剪，凤膺微涨，月明风嫋，潇洒出尘，致使大千先生也惊叹为“（画竹）无人能及”！此卷中的竹子虽非画面的主体而只是陪衬，但行竿、出枝、撒叶、勾节，无不“论形象之优美，画高于真实；论笔墨之精妙，真实

绝不如画”。尤其是，竹叶的撒出，有在淡墨的梅干之后的，竟能至梅干的边缘戛然而止却又笔势不断。这在一般的情况下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但谢老曾对我讲起过，在重庆时见到徐悲鸿画修竹仕女，仕女背倚在毛竹竿上，竹竿一笔而下却没有污掩到人背上，令他诧异莫名。徐便对他说，这很容易的，只要按仕女的背影剪一块薄纸板覆盖其上，撒竹竿便能既纵其笔势又不污人背了。则此图的竹影梅干不相掩映，很可能也是借鉴了纸板之法。

抗战胜利后，谢老由重庆回沪，对竹子的住情深，几不可一日无之。但在溧阳路寓所的小园里栽竹，却多不能成活，遂颜其居曰“苦篁斋”。题款“苦篁斋并记”及迁居“苦篁斋”章，便由来于此。后来迁居乌鲁木齐路、巨鹿路、艺盆竹、栽林竹，便又郁郁葱葱了。

拖尾先是谢老的题跋：此三十五年前所作，顷过香港重见及之。衰老日甚，垂暮之年不复能为此矣。庚午岁暮社暮翁稚柳八十有一。接着是陈老师的题跋：风梢落墨摇清影，难得画梅出好枝。夏绿春红行饮眼，双清又照满头丝。右社暮双清图卷并梅竹诗，作于一九五五年，为其盛年时期最精之笔。壬辰岁末健碧翁稚柳于申中识。

陈老师在这里所录的梅竹诗，即“诗钞”中所收的《为客写梅竹二图即题卷后》，应该是谢老1970年代之后所作。

赏画读诗，25年前拿着《名家翰墨》向谢老同学请教的情形历历在目，而谢老离开我们竟有23年了！在谢老身后，我依然致力于搜集“诗钞”外的佚诗，加上谢老生前所确认的，得五六十首。2003年，与定琨兄一起编选谢老《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十论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）时还商定，到谢老百岁诞辰（2010年）时再出一本更完整的《壮暮堂诗钞》以为纪念。但痛心的是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翻箱倒柜也找不到那些以15年心力搜集到的佚诗，而由于我不思上进，竟至连手机、电脑也不会用，没能及时将佚诗录入存档，至为可惜！

“春红夏绿遣情多，欲剪烟花奈若何”（谢老诗句）。值此谢老冥诞110周年，可以告慰先生的是：他倾注了毕生心血所倡导的中国画优秀传统的“先进方向”，在坚定文化自信的今天，赢得了广泛的认同，并正由年轻一代孜孜矻矻地在实现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



笔会

梅竹双清图

（国画）

谢稚柳

沈冈在江西腹地永丰沙溪的凤凰山麓，离县城车程约七十多公里，北宋时属江西南西路吉州府，因为是北宋名公欧阳修的故里，更因为《古文观止》里他的那篇《沈冈阡表》而闻名。当年我等知识青年来到永丰之时，从县城到沙溪，要翻越岩峒瑶岭，汽车盘山而上，单程也要半天光景，现在开通了隧道，一路畅行，个把钟头就到了。满目的田野和丘陵，在旭日下一片金黄，正是华实蔽野、黍稷盈畴的季节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已离开翰墨职场，正奔向从心所欲的年纪。虽不复有当年的意气与向往，但踏上曾经的青春故土，寻访失落的岁月时空和人生点滴，也算是桑榆晚景打开一扇新的生活之窗。

沈冈是欧阳修安葬其皇考先妣的所在。“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冢一堆草没了。”古墓早已圯废，但欧公为其父欧所撰的《沈冈阡表》却流芳百世垂范千年。沈冈附近的西阳宫里，至今保存着留有欧公阡表手迹的青州石碑。西阳宫本是个道观，后人因避其父名讳，改观为宫。拱门上方的“西阳宫”三字传为清康熙皇帝所书。此处虽有名闻遐迩的欧公遗迹，但比起四川眉山的三苏祠却要冷清许多。因参观者不多，且所在僻远，缺乏营运的价值，故西阳宫并没有对外售票。只有欧氏的后裔，志愿守护清静。因当地友人指引，叩呀门开，宫内是一座三殿并列的古建筑群，分别是欧阳修祠堂、沈冈碑亭、沈冈书院，不过都是明清时代重葺、近年复修的遗迹，宋代如何，已不可推究了。可看的是碑亭正厅中央，玻璃罩子里那座标注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，高2米余、宽1米许，刻有《沈冈阡表》的石碑。

虽是一千年前的旧物，由于保护得当，其字迹至今未磨蚀漫漶。文人墨客对此好评如潮，论书法是稀世珍品，评辞章是千古范文，将之与唐韩愈《祭十二郎文》、清袁枚《祭妹文》一起，称为古代三大祭文。欧阳修四岁失怙，四十七岁时在故乡丁母忧结庐守孝时，撰写《先君墓

表》，叙述家世缅怀父母。熙宁三年（1070）欧阳修将该表再加修改，更名为“沈冈阡表”。这年也是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主政，改弦更张，全力推行新法的开始。欧阳修和王安石虽然私交不错，但政治态度倾向保守，看到自己在朝中难有作为，便找出三条告老退休的理由：其中第二条说自己“尝用于时，而论无称焉”；第三条坦陈自己“既老且病，乃以难强之筋骸，贪过分之荣禄，是违其素志而自食其言”（《六一居士传》），于是决心回故乡祭父母却却却愿。在撰文、勒石、树碑，完成了报恩尽孝的人生大事后，沈冈回到颍州（今安徽阜阳颍州区）西湖，在自己选定的退养之处，做他的六一居士去了。

在这篇精心结撰的文章中，“有待”二字最是关纽。欧阳修此番回故乡，距离其先人亡故已经六十岁了，或疑其何故此时才来树碑致祭，岂不有违孝道？所以文章头上，便以“非敢缓也，盖有待也”表白，然后借其母之口，回忆父亲生前事迹及对自己的期望，最后以自报历任官爵结束。就碑文来看，合体合规。其“有待”之意，就是认为以前报告父母、勒石立碑的时机还未到。如今佩履服紫趁尊荣，不负父母一生期待，有了告慰双亲的成就，才山程水驿迢迢千里，怀着“哀哀父母生我劬劳”，“欲报之德，昊天无极”（《诗·秦风·菁莪》）的情怀，驮着青州石碑衣锦还乡，在称颂父母养育之恩、高尚德行的同时，也在双亲灵前交出了自己一份出色的人生答卷，实现了《孝

泷风随想

祝振玉

《礼记》说：“立身行道，扬名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”全文舒卷深情，明写父亲德行仁政，暗叙母亲贞洁勤劳，育人有方，最后写及自己位隆身贵，光宗耀祖。碑文可谓一石三鸟，仁人节妇孝子都写到，忠孝节义的儒家核心价值观概全了。《文心雕龙·章表》：“表者，标也。《礼》有《表記》，谓德用于仪。”《沈冈阡表》为后代树立了儒家忠孝节义的精神标杆，也为当地的乡土文化建起了道德牌坊。

在乡土文化中，圣贤事迹还总伴随着民间传说：欧公在京城任上撰文勒石，经鄱阳湖送回故里，龙王求见墨宝碑文，因兴风作浪沉碑于湖，读后称赞，还特别在《沈冈阡表》中“祭而丰，不如养之薄”的句子上画圈。此语主张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孝道，也成了后世厚养薄葬移风易俗的倡言。清代永丰知县李金台因之写诗道：“六一文章耀一时，孝思犹重沈冈碑。谁知贝阙珠宫里，也爱人间绝妙词。”

改革开放以来，欧阳修一直是永丰发展旅游振兴乡村的一张名片。“欧公故里，休闲福地”，当地官员为招徕八方客人，发挥名贤效应，不仅在县城兴建了永叔公园、欧阳修纪念馆，命名了欧阳修大道、欧阳修广场、欧阳修幼儿园，甚至连县城最好的宾馆也取名“六一居国际酒店”。还规划“打造集历史传承、文化交流、人文教育于一体的欧阳修故里——沙溪西阳宫景区”。欧阳修如地下有知，是否兴“吾德不孤，斯道有继”之叹？

七十多年前，费孝通先生在其《乡土中国》中提出“乡土重建”命题，这一历史课题如今又横亘在人们面前。欧公故里，是个不通铁路不通水路的山区县，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，不少知识精英往大城市发展，造成当地人才流失，乡村人口老化，留在家乡的，又多汇聚县城，乐不思乡。如今的农村，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。想起几天前回到当年下乡的知青点，原来居住的土坯房早已拆除，代之而起的是新式瓦房和西式小楼，当年生客来访时此起彼伏的狗吠声也消失不少。村里我当年的房东小弟，现在已年过半百了，见了我还依稀相识。城乡异域，风月同天，叙过频频契阔，他递上一包山里的野竹笋干，告知其父母均已谢世，儿女在省城南昌发展，自己待农忙后，也将去那里和小辈团聚。临别唏嘘，一路走来，山道村落，仅有妇孺驻足、老人蹒跚，村头白土垩粉墙涂满“振兴乡村”的标语，为留守的乡亲们许下美丽的发展愿景。

沙溪因瑶岭阻隔，加上距离县城遥远，似更落寞阒珊。不过，相比于县城的大厦通衢，沈冈的西阳宫，夕阳下的碑亭，还依稀游远的古风。但是，形式上的追怀与纪念，难掩乡土文化的苍白与无奈。就欧公倡言的厚养薄葬来说，城市化潮流中，农村老人的处境与归宿，一直牵动着朝野上下的心，由于整个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十分薄弱，要让他们的后代全部担当起厚养的责任，实在是勉为其难。不少人长年务工在外，居大不易，连“常回家看看”都是奢望，遑论日常的省亲孝敬厚养

了。至于薄葬，则不仅政府提倡，也是势所必然。江西偏远的山区，还遗留人为安的习俗，于是收缴私藏的棺木，也成了当地官员革除陋俗的工作任务。老人固守乡土，或老幼相守，或形影相吊，撒手西归时，子女远远奔丧，难免来去匆匆。从今而后，前辈的坟头，也难得有人来烧香致祭了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，中国乡土社会是乡土性的，乡下人离不开故土，其族群是固化非流动的。但时过境迁，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大潮中，这一认识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，建立在农耕文明宗族社会差序格局基础上的孝道，越来越难让其儿女们身体力行。《沈冈阡表》所宣示的仁孝义、尊亲厚生、情系乡梓的精神也在人们心中渐行渐远。费孝通先生过去还认为，在乡土社会中，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是靠“礼”而不是靠法律来调节，维持礼的规范是传统，实现公序良俗的手段是教化。如此看来，在经济建设中发掘优秀传统文化，用合适的接地气伦理道德滋养一方水土，陶冶一方心灵，规范一方行止，至少是“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”，也是传承先贤重建乡土的一个必要课题。所以，沙溪沈冈的欧公故里和遗迹，不仅仅是一份珍贵的旅游资源和商品社会的历史点缀，而应该在新农村的精神文化建设上，也有它的一席之地。

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，时薄薄暮，陪同的朋友相问，何故阔别四十多年才重游故地、瞻仰沈冈，亦戏答曰：“非迟也，盖有待也。”古人致仕，我等退休，出处不同，其归一也。“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”（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），藉高秩之利器，访先贤之胜迹，发思古之幽情，叙农村之巨变，探城乡共进之道，不亦宜乎！

沈江乃赣江支流，沈冈因沈江而得名。红日西沉，清辉初上，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。逝者如斯，沈冈和西阳宫渐次消失于夜幕之中，汤汤沈江如大道之行，奔流不息……

